

周易函書別集

篝燈約旨

卷十四
六五

仁記
1596
6#



附 口仁12
跡 1596
卷 6# 止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四

禮部左侍郎胡煦著

篝燈約旨八

泛論易派

朱子曰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一禪者之經。煦按今之解經者。止可云舉業經耳。并不可爲文人之經。而况儒乎。

天地無二易。聖人無二道。經世書全明易理。非明易數。其以周易爲占卜之書。則淪於數而不之覺耳。元包猶不離乎易。至於太元洪範洞極潛虛。皆易外之易也。政恐聖人不能有易外之



道。

太元惟易辭之似耳。所蘊之理，非易蘊也。文中子惟論語之似耳。然其雕語鑿句，刻劃形似。其圭角亦顯然呈露矣。若聖人之言，則溫如而藹吉矣。

太元準洛書之數，擬易而別立筮法。洞極亦準洛書之數，亦學太元而別立筮法。洪範亦準洛書之數，兼倣太元洞極而又別立筮法。此皆全與易背者也。然九九之數，可倣而變易其制，獨八八之卦，無有倣而變易其制者。以聖聖相傳之道，卽象而存卦爻，寓義之精，不易窺測故也。甚矣易道之精深也。

潛虛擬河圖之數而爲之者也。然止名數而不名易，當與儼然自命爲易者殊矣。洪範但取洛書九數耳。他何取也。元包因聖人之卦，特其自立筮法，不合聖人之道耳。

皇極經世書全論易理，故與僞作者迥別。至以聲音起卦，則邵子獨契之妙也。然三十六母，從喉中出，以次而達於唇，至並明而止。此亦由中達外之義也。蓋聲音之清濁高下，既有陰陽，而陰陽之中，又有剛柔太少。如見溪等爲少剛，知徹等爲少柔，精清等爲太剛，曉匣等爲太柔之類。邵子分別聲音，終不能離此四等。後世有因鼓聲而知人語者，要亦本聲音之母，而藉數以識之也。

易之理無所不包，故凡物苟具陰陽之義，則皆可以起卦。三易

之傳用著。著具四象者也。南蒯之叛季氏。枚卜之矣。枚與著無異也。及火珠林用錢矣。錢亦具有四象者也。苟存其義。則鏡卜骨卜。紫姑卜。結羊腸。莫不克與前知之妙。總不離陰陽四象而已。

焦京者。易外之別傳。有數而無理。是全乎究占者也。然而納干納支之妙。皆有至理存焉。解其義者。卽識干支之所自起。蓋義軒傳授。雖無干支之名。當必有干支之義。寓於卦中。故大撓師其遺意。遂定爲干支二十二字。文王周易尚存甲庚乙己之辭。或亦開創聖人。慮執精者忘粗。故寄細微曲折之理。於至粗至淺之中。俾得藉占而永其傳乎。要之精粗本末。在聖人原自不

分。觀於易而可以見矣。

劉牧以下。如李觀張行成朱震。悉以爲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是皆未能深知圖書之奧也。圖書之說。當以邵子之言爲正。以其揆諸易理。無往不合故耳。

易卦之干支。行於六爻。而旺相休囚。全憑日月。後世術家。衍而爲壬乙禽遯。其五行生尅之理。皆由易卦出也。然而支離甚矣。惟六壬全憑日月而推。精其義者。猶可以知目前之事。

後之儒者。惟從周易得入。始能參到聖人秘密處。擷撲不破。宋惟康節先生近之。漢之董江都。從中庸得入者也。宋之伊川先生。得力於論語者也。照得孟子性善之說。參之六經四子書。無

往不合。然後知聖人無二道。

改過

學如顏子。夫子以不貳過稱之。則顏子之有過可知。過何損於人乎。過而不改。是爲過矣。

凡人學力未到。邪妄僞欲。無日無之。要在換了種子。培植嘉禾。斯爲得耳。桃仁不能生杏。杏仁不能生桃。皆是其中之含蘊者。定之速及發生。遂不可易矣。人生絕大事業。俱從人心而起。而善惡不能均一。皆由其蘊含者殊也。且心體至靈。耳聞目見。最易染着。故人生不能無過。若朝培暮養。不知剷除。不知換了種子。流爲桀跖。亦復何難。故人遷善改過。必追尋到無極中。戒懼

慎獨。換過種子。方始得益。若使剷除不盡。見聞觸動。終須有萌蘖發生之時。故程子有見獵心喜之說。

今人憚於改過。謂從前之積累已多。聖賢未必許我。此甚非也。善惡無兩立之勢。譬如行路人。差了路途。一向直去。便至差錯到底。忽然覺得。纔回轉一步。便絕非從前差錯之路。

善分大小。無兩善也。惡分大小。無兩惡也。故善惡二端。必無並立之勢。

換過種子之法。必如顏子非禮勿視之語。方是履實工夫。

既知換了種子。又須知有涵養之說。則孟子之集義是也。

物之善變者。皆在形質未成之先。打從無極中。走過一遍。如已

死復生。然後舊習方盡。始能變化新機。如螟蛉之土窠。蠶蛹之作繭。神龍之潛淵。道人之煉已。蓋此皆渾沌時也。故孔子於習說不移。若既習矣。將欲移之。必且拖泥帶水。故有見獵心喜之事。根本未盡。剷除故耳。未言習遠。先言性近。蒙以養正。作聖之功。正在此時。故人之改過遷善。必追尋到無極中。換了種子。與蒙童之渾沌相似。所由謂道為率之於性也。夫無極中何能轉換。必如孟子集義之說。逐漸集去。集之既久。滿腔中全是太和充溢。不知不覺發出來。絕非舊種。全是新機。庶幾可耳。

論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又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小人之過也。必文。若不為君子之見。而為小

人之文。耻於師人。而不耻。不若人。究為小人之歸也。悲乎。

人之有過。或幼失教誨。而誤於不知。或隨俗委靡。而失於不察。或交不擇人。而漬而漸深。或心未熟思。而率爾任意。逮其既覺。則必將善悔。悔而改。斯善。悔而不改。是吝也。故周易善悔而惡吝。悔則改過之先資。吝則遂惡之胎媒也。

過有不知其為過者。曾子之受杖是也。過有不得不自任者。孔子之於昭公是也。過有知為過而即改者。顏子之不貳是也。過有知為過而不即改者。此以待來年然後已之說也。然知而能改者為過。知而不改則為惡矣。

泛論學者

聖人之學。誠明合德。體用兼該者也。體之不立。則無以探天人合一之原。而用非其用。用之不具。則無以廣經綸參贊之能。而體非其體。故有孔子之聖。乃始有孔子之作用。有孔子之作用。乃實以成孔子之聖。後儒終日學聖。一當可爲之時。但以偏長小節自見。恐於體用兩字。未能全具也。

顏子未嘗用世。而嘗問爲邦。孟子亦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道之貴作用。亦可知矣。聖人豈有無用之學哉。

道貴於藝。偏全之不同等也。行重於文。虛實之不同倫也。君子貴其所貴。不貴其所不貴。重其所重。不重其所不重。

文字何益於實學。功名急。則文字重矣。浮僞最足損真修。虛名

勝。則浮僞起矣。

舉業盛而經學淺。至於專家。充塞宇宙。則日下之勢難返。浮僞盛而實行衰。至於矯情。浪得聲譽。則熱中之情難消。

何以去浮僞。曰敦實行而已。何以抑奔競。曰無使有倖致之功名而已。

席富厚之實。而責人以貧賤自甘。非平恕之論也。况聚衣鶉食糲之錙銖。用益朝歡暮宴之泥沙乎。故君子貴自平其情。

治家之道。耕付奴。織付婢而已。總攬家政。細至飲食縫紉。皆務親焉。懼力弗給也。且非所以遺教。

暴長之木不祥。踰分而驟超。恐非所以善後。

競進者未必得。謙退者未必失也。與人爭勝。人亦得而勝之。不與人爭勝。人亦卒莫之勝矣。

風俗之敝。始於六朝。今觀晉人。惟尚清譚。大約皆巧捷輕浮。無當情事者也。曾有一語。有益於身心性命乎。曾有一語。有益於家國天下乎。君子宜知所自擇矣。

寧過寬。無過刻。寧過厚。無過薄。皆所以養此心之生氣也。在一身。則期頤昌熾之徵。在天下。則太和盈溢之量矣。

匠氏之程材也。寧大無小。大而小用之。去其有餘而已。既斲而小之。欲增益絲毫不得矣。其鬪榘而開之隙也。寧小無大。小而開擴之。去其有餘而已。既鑿而大矣。欲斂束絲毫不能矣。庖人

之於味也。亦莫不然。故君子貴留其有餘。

人用竭而困敝。斯不免矣。馬力竭而踣覆。斯不免矣。故寧過儉。無過奢。

事不可滿。弓滿則力不能支。欬器滿則傾矣。故滿者。速敗之道也。

小人之於財利。雖盈千累萬。常見其歉。持此以勵學。則何學不進。

謙卦六爻皆吉。損亦六爻皆吉。謙以接人。損以自修。聖人之情。可見矣。

謙之一卦。夫子以爲尊而光。是忠恕之能事。人已之兩利者也。

今試兩人遇於狹途。如使彼此皆不相讓。匪惟不便於人。卽我亦停滯逼仄。而莫由自舒。如或彼此稍讓。則彼此俱達。豈惟人之便乎。卽我亦寬然有餘。而莫有遲悞之悔。

學問之道。多取焉而人不之怨。藏之於虛。而刦奪之無術也。財利之事。多取焉而人以爲貪。顯之於實。而美利之可艷也。故君子多文以爲富。人莫與之爭也。德充以爲貴。人莫與之分也。無一日驟得之富。集斯美矣。無一日驟成之德。集斯聚矣。富之得也。得諸外。德之得也。得諸已。孟子謂爲集義。集也者。得之漸也。富則可去。可來之事。學則一得而終身不復失矣。伺人之短。摘人之瑕。有傷於聖人之恕。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

莫近焉。恕也者。適於仁之路也。恕傷則求仁無路。而生機以殘。故殘刻寡恩。多不利於其後。

大不如意之事。一觸於前。必有甚難解釋之時。然天下無難了之事。但作過去想。則何不釋然。子思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致知

問陽明致知格物之學。然乎。曰。此陽明天資高邁。獨得之妙。學者不必盡然。曰。致知之學何如。曰。極力讀書。細心窮理。久久自有會通。此馴致之事。非偶然之事也。若其聰明有限。雖以游夏親炙孔子。亦斷無可以直指之知。亦斷無可以捷得之知。

知不可以假借。知之至則旁通四達。無往不可。倘未克能然。且須向理上窮究。

窮理是入手工夫。窮者盡也。窮無弗窮。然後能探本窮源。引伸觸類。故說卦篇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之不窮。則知之不致。故致知窮理之說。斷當守朱子之道問學爲正。如陽明之高超。此顏子不違之時。曾子既唯以後之事。非可妄異者也。

問陽明良知之說何如。曰。此說極妙。窮其究竟。則致知之極功。溯其源頭。則曾子之唯在是矣。蓋凡人之知。通古今。極天壤。而融會貫通。無所不解。初非有外於赤子之知也。如初生之嬰孩。一日二日。便知飲乳。便知視聽。孰教之而使然哉。後此博之於

詩書。益之以聞見。以廣其識。仍非加於飲乳聞見之知也。譬之火種。初止。星星一點耳。從而發之。可以烹飪。可以焚木。可以燎原。可以燒山。亦肆而烈矣。乃溯其源頭。從星星之火種而起。使無星星之火種。安得有燎原焚山之事哉。故聖賢之知。不加於童子之知。特聖賢牖而啟之。愚夫窒而塞之。故陽明以爲良知而大學亦遂以致知格物爲進學之始功也。

人之心。共此良知。聖人之知。非有加於赤子之知也。而廣狹不同者。格致之功也。譬諸人生。不見不聞之事。不可以知知。非其知之所本有也。及見之聞之。而知一進矣。聖人者。不待見之聞之。而無不通曉者。道理之融會。皆良知爲主。此固無所資於外

也。故仍無加於赤子之知也。譬諸日光。無微不燭。此聖人之知也。闔其戶。則罅隙之中。未始無日光相及。開其戶。則滿室皆日光所及矣。夫闔戶之不如開戶也。開戶之不若太虛也。此廣狹之異也。然要非格致不爲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力行

力行之說。四子書言之詳矣。孔子之言最平易。如謹言慎行。忠信篤敬。仁智與勇。鄉黨一章。皆其事也。曾子之言最切實。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其事也。子思之言最高明。如戒懼慎獨。修道致中和。子臣弟友。行遠登高。學問思辨篤行。皆其事也。孟子之言最緊要。如集義養氣。推恩擴充。皆其事也。終身爲學。得聖

賢之一二語。極力行之。畢生尚不能盡。徒奉爲虛語。亦何益乎。資性純篤。好學而企前修。如宋之周程。張朱。邵陸諸儒。明之陽明。敬軒。整庵。固自迥別。其有因循懈惰。偶而感觸。則當人一已百。八十已千。又如孟子之集義擴充。庶有冀乎其後也。前學習一說。當亦足以表力行之義。

凡事必見得極明。行得極斷。然後方能有成。故智者謂之不惑。勇者謂之不懼。然見得明。行得決。如止是趨。勢利便私曲。此小人之尤。踰分冒險。必枉費心機。故必仁者。然後能不憂。聖人參贊位育。絕大經濟。皆從仁字中做出。此三語。徹上徹下。的人品。皆是如此。故孔子以爲君子之道。而朱子則以爲學者之事也。

然三者雖若相資。學者苟不至於聖人。不能不各有所重。故遂分出三等人品。如顏子之仁。子貢之智。子路之勇。可以觀矣。

讀書

凡讀一種書。讀過一遍。便須回頭着想。此篇之前面如何。後面如何。前後如何貫串。中間如何承接。如何轉折。如何照應。應有者如何節畧。不應有者如何生枝。如此回顧數番。自然道理融貫。此書自然可久。

凡讀史鑑一段。必先將古人相似者比之。若令某古人適當此時。其經濟何如。又將古人不相似者比之。若令某某當此。其經濟亦復何如。然後將自身放在事中。若我適當其時。其經濟措

施。克如古人否。然後古人之淺深。皆可斷自己心。卽我他時遇事。亦可措置無難。

古人之學。由虛心而入。故其德日進。今人不肯虛心。只是不能虛心耳。虛心猶且不能。望進德難矣。煎無日不繙閱詩書。皆務求立言本旨。從不偏執已見。故於周易卦爻。凡具坎離之象者。悉發虛中實中二義。當知此箇實中。便是虛中。

讀書不從能疑而入。所得必不深。

讀書不知參互考正之法。縱然有得。必有趑趄。不能貫串。

初讀書不必求博。守定一經。追求甚深甚奧之理。到得有入手處。然後參閱他經。當無有不合者矣。

登仕

既爲親民之官。則當視民如子。凡風土之所宜。人情之所重。閭里閭閻。愚婦赤子。饑渴寒暖。極鄙極褻。至纖至細之事。皆所當知。故曰知縣。知州。知府。必先知之。然後能周詳而調劑之。如但知勢分崇高。尊榮安富而止。何云父母。

凡有一官。必有一官之利弊。知其弊矣。而彼此相沿。未之決去者。因循二字悞之也。又或以官爲傳舍。全仗因任爲自全之計。而上無察考。爲之奈何。

親民之官。無若府州縣。然皆稱曰知。非偶然也。凡所管轄。其中天時地理。人情風俗。一應利弊興革。遷轉變動之故。有一不知。

可謂知府知州知縣乎。如但以知字作主字解。過然則今之據崇高勢分以爲官者。其皆無忝於知府知州知縣乎。他若顯圖厚實。又不足論矣。

不知而猶謂爲官也。是爲溺職。不知而使人旁竊之。是之謂愚。知之而無以調劑之。是之謂曠。知之而故緩之。是之謂慢。溺職而愚。而曠而慢也。與不知何異。

天時。如北地多風。江湖間春夏水長而秋冬涸。雲南風貴州雨。廣東多濕。近海多颶風之類。地理。如東西南北之方。遠近多少之數之類。風土。如北地多車。南地多舟之類。人情。有此之所重。彼之所輕。此之所貴。彼之所賤者。猶當因地因時。隨宜覺察。皆

不可不知也。禮曰：禮從宜，使從俗。又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凡事豫則立，將欲登仕，便須打點所做何官，宜何如設施，然亦不可太執。曲禮云：禮從宜，使從俗。因利乘便，其效最易觀也。嘗有生長於此土，目覩此土之弊，以爲如此方可革除，逮於易地而施，乃多齟齬，甚矣膠柱鼓瑟，固難可與權也。

凡初蒞任，必想到離任後此地之人相待，作何光景，然後能爲好官。凡離任之官，必更榮於初任之官，然後始不愧爲好官。凡作一官，非徒以此一方之民聽我驅使，是將以我一人之身聽此一方之民指揮者也。

人憚於求言，吝於改過，豈知集衆思，廣衆益，有無窮妙處，如陽明之求通民情，願聞已過，非聖賢中人不能若據一己渺小之見，人情風土，貿然罔辨，是耻於師人，而不耻不若人者也。有不可不循之例，有不可不更之弊，必事事循例，則才幹可知；必事事更張，則妄誕可知。

錢穀刑名之外，必須有一點至性流通，雨暘寒燠之時，必須用一番至誠體察。

終歲紡織，纔成得一疋布；終歲舂碾，纔養得一口豬，將以備惟正之供也。一經官差呼喚，舉而奉之差役，尤恨其少。

常入衙門作證，見此奸民也。言辭可聽，則是非淆亂矣。故周禮

特詳五聽常赴公堂言是非此猾士也奔競太甚則正業荒蕪矣故子游獨取澹臺。

治去其太甚者而已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於讎之一節可以觀矣雜記中一張一弛亦是此義。

孔孟之栖栖皇皇有所以栖栖皇皇者也今之栖栖皇皇者未得則卑躬屈節既得則倨傲自矜惟安富尊榮之圖惟勢利顯赫之貴居可以有爲之地曾無些子建白誠不知向之栖栖皇皇果何爲也。

人生天地間食天地生物以養其生於人無所濟於物無所利雖生於天地猶虛也韓子之論佩膺久矣。

蘇瓊之對曹芝也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夫有官而不得其人衡才者之過也不安其分而奔競以求之未必能得卽得矣始進不正能以正終乎。

已荒而謀賑之莫若請之於朝動正項錢糧委才幹之員行至豐收之地酌買之以車船運至荒地卽以所買之價爲所賣之價是荒地之糧與熟地之糧其價同矣所賣之價仍可還帑要其所耗不過車船之價及往來盤費耳夫普天之下固未有千里二千里之外胥荒者也。

欲知臨荒轉移調劑之法則各省之雨暘皆宜按日月呈報然後知某省苦雨某省苦旱可以爲未雨之綢繆秋成之後米穀

之貴賤亦宜按省及時呈報則某省荒歉某省收成亦可以施轉移之妙術預備之法莫若各省州縣義社常平等倉在在積穀充盈偶遇偏災大吏一面奏聞即可動豐收各屬倉穀撥運協濟在歉收處所糧穀源源不匱價值不至騰長貧民無虞購食似亦轉移補救之一策也

凡詞訟在州縣每以多差幹員爲可了當此事不知傾家蕩產者實多而官猶懵懵也且有雀鼠之爭每遲至數月而不能歸結者矣且有無故牽連多人而不能開釋者矣至糜累無辜之衆虛耗有用之民財爲官長者獨無意乎抑疏而不及察乎

政

孔子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大治治效也而治法可想矣然此其畧也若使之朞月三年其治效當復何如約其大端不越教養二途詳其節目不越禮樂刑政要皆帝王之大法恐社倉之行於一鄉者渺乎小也

顏子論東野畢之善御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謂求馬不已定公善之曰可少進乎顏子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能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煦按此與爲邦之問則顏子之政可知

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往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煦按後人亦有學此法而用於兄弟者

張南軒先生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照按除盜。止有此法爲良。

程明道先生初政。辨藏錢廢放光之石佛。均田稅。塞塘堤。處舟卒之病者。脯茅山之龍。禁竿黏飛鳥。其在晉邑。設立五保之政。度鄉村遠近爲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入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在位三年。去邑纔十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時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

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貧民亦免苦累。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而民費大省。農隙講武。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教諭禁止。民皆信之。欲辯事者。不待持牒。竟至庭下。陳其所以。河清卒本不當役。役而亂。先生開城門納之。以其事上聞。得不復遣。至於河決曹村。先以小繩。徐引大繩。然後濟衆。以塞之。又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

是邑無焚舟之患。畿邑田賦重，常蠲除以爲惠。然畏法先輸者，皆良善。逋負獲除者，皆頑民。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如是，惠澤始均。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煦按此等政事，幾與孔子攝相事時無異。真宋儒中僅見者。然止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人便之耳。

男季堂重校

孫銚正字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四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五

禮部左侍郎胡煦著

篝燈約旨九

觀物

萬物之生，皆在陰陽既交之後。而陽性上升，陰性下沉，故必陽爲陰裏，則上升者有所祕，而其升不遽；下沉者有所附，而其沈不疾。然後陰陽相資，其中之造化出焉。雲行雨施，則方亨之妙也。天地網緼，萬物各得所資，故曰泰。水火相資，彼此各適其用，故曰濟。天地交而水火濟，然後萬物之形體以成。

雨也者，陰陽之既和也。雲也者，陰氣得陽而外舒者也。雷也者，

陽祕陰中。驟而發洩者也。電也者。陽出陰外。徐而乍舒者也。蓋陽爲陰裏。太固則奮而爲雷。不甚固則乍舒而爲電。旣和則融而爲雨。陽所不固之陰。從而下洩則爲風。從而上越則爲雹。凡兩物相交。有固於外者。斯其中之變化出焉。

虹也者。雨之氣而照於日光者也。陰氣之升。必有所止。故虹之形屈。閃電出於雲氣之外。當亦陰氣發洩。而照於日光者歟。

小過不雨者。陰勝陽也。小畜不雨者。陽勝陰也。

小過陰勝陽。陽性騰越。不能久爲陰屈。故上奮而爲雷。大過陽勝陰。陰性靜正。不能隨陽以升。故下洩而爲風。

凡不雨者。非陽氣之結聚。而陰不得所附。則陰氣之沉鬱。而陽不得所入。陰不能附陽。則陽獨爲用。故亢極而無雨。陽不能入陰。則陰獨爲用。故沈霾陰晦而無雨。解而雨者。陽不獨亢。使陰得而附之。陰不堅祕。俾陽得而入之。故雨也。

將雨則燥。將晴則寒。燥也者。陽之乍困於陰。有餘於外而鬱蒸者也。寒也者。陽之旣離於陰。不足於外。而陰自散越者也。

夜不寒而將旦寒。陽氣將通。陰氣之反而聚也。

冬陽蘊於地中。故井泉溫。夏陰蘊於地中。故井泉寒。黔蜀山中多洞穴。其冬溫夏寒亦然。

雪花六出。水之成數也。

一大爲天。二小爲示。一二陰陽之數。大小陰陽之形。故天稱皇

而地稱后。

陽爲奇。陰爲耦。晝屬陽得奇。夜屬陰得耦。奇單。故日得一。耦拆。故夜得二。是以上半夜爲今日。下半夜爲明日。是夜分二也。

震陽象雷。震男也。故世俗呼爲雷公。離陰象電。離女也。故世俗呼爲電母。

山高而屬陽。以靜鎮爲性。水卑而屬陰。以流動爲性。此陰陽之互爲體用也。堪輿家或以高卑分陰陽。或以動靜分陰陽。其義一也。

向謂天動而地靜。然天亦有靜處。南北二極是也。向謂天圓而地方。然地亦圓體也。觀人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南星高出一度。

北星低入一度。人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星高出一度。南星低入一度。若使人行九萬里。天星旣已一週。則行者當復於故處。是地亦圓體也。西洋人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河南江南之界。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身無傾側者。緣地之四圍皆天。故首戴者皆上。足履者皆下也。然亦非必足相對也。南北二極不動。故凡正注側注。莫不北其北。而南其南。譬若瓜之有瓣。無有一瓣之脈。不兩其蒂也。

月中亦有山水土石。其明處則水也。因日光之照而見爲明耳。其暗則山之背也。日光之隱蔽者也。昔人謂月中婆婆娑者。山河影也。云是地上之山河。照入月中。非也。

水與地同體。地與月同德。故潮汐應月而爲消長。陽奇而陰耦者。日陽也。故奇。月與地同爲一陰。故耦也。月與地皆秉日而施化。施者陽。則受者陰矣。天地間唯此三物最大。故老子曰。三生萬物。時有三侯。位有三等。卦有三才。三極。皆三而已矣。

天包於外。一元之渾合也。其中三物。一奇而二耦。則陰陽之運轉也。

日爲純陽。與天同德。故郊之祭也。主日而配月。是以日代天之義。天地間惟陽爲能有爲。故萬物胥秉日光。夫日行南陸而萬物死。光之微。陽之退也。日行北陸而萬物生。光之盛。陽之進也。

故周易貴陽。貴其有爲者耳。

日月與地皆有形體。而日則陽氣之結聚。月與地皆陰質之凝定。故日之爲光。常有晃晃漾漾不定之色。

月與地同德。月中既有水土。則亦當有生物。固不必人之肖。人物之肖物也。地上之靈蠢動植。原已不一其倫矣。况異形而居月中乎。然非日光施照。其物亦不能生。今觀地上含陰之體。一得陽光。皆能化育。腐草入夏而爲螢。米穀感陽而爲蠱。若蠛蠓。蜉蝣。蚤蚋之屬。皆於盛暑乘濕氣而生。濕則水之陰氣也。暑則火之陽氣也。此水火既濟之妙。卽男女構精之義。若使日光不照。陽氣不施。則萬古冥冥。渾如長夜。如窮冬動植之類。奚所藉

以有其生乎。

日食而既。晝且見星。渾如中夜。其星之明。則陽光之返而上照者也。可知月雖掩日。而空虛之中。日光自在。特月之光。借資於太陽。原不能與太陽相敵。故星之微明。晝日則必無可見。

日之食也。日與地上下對照。而中爲月輪所掩者。故日光施不及地。月之食也。月與日東西對照。而中爲地球所掩也。故日光施不及月。地與月皆借明於日光。故地與月爲陰。而日爲陽。

月輪之中。以十五日爲晝。十五日爲夜。其初得日光。則地上之下弦。猶日之卯也。歷晦朔。而日全在上。擬於正午。上弦則日入之候。猶日之酉也。及望而日全在下。擬於夜子。合之則爲一晝。

夜。夫月輪中既以地面之月爲一日。則地面所得之日。卽當爲月輪中之三十時矣。由此而積之。則地上之歲。必當爲月中之月。是十二日也。至於月中之歲。又當以三十成之。觀邵子皇極經世。以十二三十相閏而推。可以見矣。然惟巧歷者知之。

易地而觀。月爲地面之月。地亦當爲月輪中之月。蓋皆與日錯行。同受日光者也。地上之人。其視月也。有晦朔弦望如此。則月輪中人。其視地也。不亦有晦朔弦望。與月相同者乎。地面之日食。自月輪視之。卽當爲日輪中之月食。地面之月食。自月輪視之。卽當爲月輪中之日食。第其日食在於正午。亦猶地面之日食。必在朔。月食在於正子。亦猶地面之月食。必在望也。蓋月輪

中以朔爲午。望爲子也。地面無正午之月食。無正子之日食者。背也。而月輪有之。所謂順也。

月輪中上下弦。遇南北極。則晝夜相停。春秋分之候也。晦遇南極。則晝短。晦遇北極。則晝長。望遇南極。則夜短。望遇北極。則夜長。晦朔弦望。則自地而言。晝夜短長。則月輪中之候也。

日之行天。一日一週。而不及天一度。故一晝一夜而爲一日。月之行天。遍週列宿。過三十六度有奇。而始及於日。故必三十日而始爲一月。地面之春夏秋冬。一歲三百六十日而始週。月輪之春夏秋冬。卽變換於一日。而其候亦不能齊。故月輪有日而無歲。此其所與地異者也。冬至而月行北極。則寒與地同。而不

甚。然未匝日已易而南矣。夏至而月行南極。則寒與地同。而不甚。然未匝日又易而北矣。冬至而月行南極。夏至而月行北極。其氣皆爲極暑。較地爲近故也。然未匝日而易其候矣。蓋月於一月之中。一南極。一北極。故也。

或曰地未嘗動也。何由知地與日月皆爲錯行。曰以日月之動體。形地之靜體。而覺地之有行焉耳。譬若舟行岸移。岸非能移也。有移之者也。

三百六十日而一週者。日之行。最遲者也。三十日而一週者。月之行。次遲者也。一日而一週者。地之行。最速者也。

或曰地行而人不知。何也。曰譬若附驥之蠅。日及千里而不自

知其遠也。又如蟣蝨在身。人雖疾行。而蟣蝨猶以爲靜也。曰獨無上下倒側。傾覆輾轉之患乎。曰海水如其盛也。猶繞地球而周之。曾不外洩也。况人物乎。須知地外皆剛氣所攝。而人物附地。故無此患。抱樸子嘗極論之矣。但知首之所戴爲天。足之所履爲地。則固無上無下。莫非順適者矣。

新法歷書曰。太白亦有弦望晦朔。歲星填星。皆有從行之星。非千里鏡不可辨也。又曰。恒星歲東行六十餘分。所以積久而成歲差。又曰。觜星東行。較恒星爲速。唐宋以前。在參後一度。或半度。今在參前矣。

抱樸子曰。鳥飛極上。直舒兩翼。而曾無傾側者。乘之以剛風。故也。煦按地包天中。四面皆虛。而曾無傾側者。剛氣之攝也。其氣繞地而運。故地恒藉其力而不墮。今有置水於桶。以機運之。而上出若花。花中值木丸。隨水而轉。了無傾倒者。不過使之常運而已。或曰。既有剛氣繞地一週。則人之生於地上者。亦當有剛氣之乘。而曾不之見。何也。曰。剛氣若天之運也。地既運於天中。亦當有地氣之舒。與天之剛氣相接。然後泰交之妙出焉。陰陽之理。一有一無。一動一靜。一舒一斂。一和一肅。人附地太近。止資養於地氣。而不資養於天氣。故漸遠於地。乃始有剛氣之見。愈遠則愈烈矣。釋氏謂鳥之化也。上行而極於剛風。乃始化爲遊絲。而漸返於無。所由謂鳥爲稟天之靈。乘陽而氣化者也。物

盛於器中。有隙乃漏。盈天地之間。莫非氣也。氣之充塞。本無罅隙。故地爲氣所搏。而無隙可墜。

素問云。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注云。壁窗戶牖。兩面俟之。皆承來氣。冲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以葉投井。及葉下。翩翩不疾。皆升氣所凝也。虛管擗上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傾漑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

席上腐談云。有道人燒片紙。納空瓶。急覆於銀盆水中。水皆涌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於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卽如銅水滴。捏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

照按燒紙納空瓶。今南人用以治病。謂之氣罐。又謂之火罐。蓋陰陽往來。原無停滯。通則俱通。塞則俱塞。此龍戰于野之義也。人身七竅。上通則下亦通。上閉則下亦閉。修養家真人之息。以踵。皆善閉者也。故能全其真。而固其神。參同契曰。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是也。產婦既生。而胎衣不下。醫用產婦之髮。納諸喉中。俾其惡逆。則胎衣自下。此亦上通則下通之義也。

書滴上下兩孔。故可以洩水。此卽坎卦上下兩陰。而中陽流動之義。若使塞其一孔。則一孔不洩。故朱子謂坎塞其下流。則潞而爲澤。澤固停蓄不洩之水也。兩火之合。無異形。兩燈之光。無異照。與坎之論形者不同。故坎習而離不習。

周易函書別集 卷十五
天地之氣交。何由而辨。但於室中炊烟。觀其蓬勃若何。而可知矣。若使陰陽不交。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則天必晴明。更若無風。所炊之烟。直上而疾。全無阻抑。若使天氣既降。地氣既升。則幽室之中。皆氣之充也。所炊之烟。必難驟舒。而蓬蓬勃勃矣。葭灰候氣。此臆說也。若謂埋管於地。考諸三寸五寸之間。則地氣之升。一日之間。當不知幾千里。幾萬里矣。豈獨凝滯於三寸五寸之土膚。俟其人之考而驗乎。若謂室中緘以青幔。置管於桌上而候之。則其謬誤抑又甚矣。惟漢書曰。先冬至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令相停。冬至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至陰氣至。鐵仰而炭低。惟此說頗達陰陽之理。

室中鳴一音。而他器從而應之。感其類也。是謂同聲相應。生子下地而不出聲。或撼門扇。或擊盆盂。乃聲隨以應。氣類之感。通同聲相應之妙也。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磁石吸鐵。琥珀拾芥。同氣相求也。鷄鴨既已伏卵。乃始剔除水道。則其生子。穀道不利。鵝之伏也。必向月。鵲之巢也。避太歲。皆同氣相求也。謂空虛非氣。磁石何以引針。橐籥之鼓。且可盈胞矣。城郭廬舍。有形之物。而廣野之氣如蜃。不獨海市矣。

萬物之生。皆由水始。動物之成胎也。水也。桃杏之方成核。其膜中所包。水也。石之產於山也。其初皆水也。掘山而至極深之所。則石軟如綿。出而見風。乃始堅硬。今之煤炭胥然。故謂爲天一

生水。

陽始於亥。生於子。故十月稱陽月。凡草木發萌之始。謂之蓐。人始生。謂之孩。此之義也。

抱樸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陽泉。火體宜炙。而有蕭邛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牁有沈羽之流。滄洲有流汞渠。沈羽而浮鐵。

康節云。石入水則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沈水之木。煦曾見一石硯。其輕如木。今之海沫子。石也。而質則輕矣。

水緩則流直。水急則流曲。故江水直。河水曲。

油性入水則浮。置之於蒸酒中則沈。

溫泉。火井。鹽井。油井。峨嵋之聖燈。

分水之犀。餐火之鷄。漱金之鳥。吐綬之鷄。松化之石。

木能鑽火。所生者也。擊石又能出火。然以鋼擊之。有花出焉。結成小星。宛如鐵煤。則火從金出也。金固資火以成。或其中之宿含者歟。然兩石相擊。亦復有火光出焉。

火性無所不融。而南方有火浣之布。真定有不灰之木。

鼓鑄之鑪。其花初生。必從乾方而始。乾為老陽之金。成亦火墓也。鐵冶既融。若有火蛆鼓舞其中。其鑪必大興旺。

遼東有煤炭。一鑪可十日不滅。五臺之北。有煤如木炭。燒之置

於炭池。人可以炙。又有鐵炭。水和炭。皆煤也。而其用稍異。又有一種甚臭。止用以燒取黑礬。

油衣照日而能出火。與陽燧同義。光之至也。太倉之米。亦或積而爲火。至海中時有火光。則龍雷之陰火也。

烹飪以釜鼎。西蜀傲外之小豬。非石鍋不熟。

猛火油。出高麗之東。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亦曰樹津也。能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焰愈熾。雖魚鱉遇之。無不焦灼。惟真琉璃器可貯。

威喜辟兵。舍利拒火。

玉石至堅也。而有軟玉砂。有金剛鑽。冰雪至寒也。而有雪蛆。有

冰魚。

南方有猫兒眼石也。其體映太陽而爲光。閃於石側。如猫眼然。初不爲陰雲所隔。東西南北。隨日所在而現。故謂之猫兒眼。朱砂可以粉銀。中含汞氣也。

天將雨而石燕飛。礎潤知雨。月暈知風。

鐵非所以養生。有食鐵之獸。便鐵之貊。齧鐵之獸。火能化物。而有餐火之鷄。火浣之布。不灰之木。又有火玉。辟寒犀。置之室中。則不復挾纊。又有龍鬚布。冰蠶絲。張之室中。則滿座涼生。又有龍皮扇。風生則人皆寒慄。以水浸之亦然。又有鮫綃。龍紗。入水不濡。

錫入五金而無形。銅能入鐵。又汞入五金。可使五金返粉。今之
錐藥用之。汞與錫合。可以磨鏡而發其光。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置犀於懷中。待其既暖。以槌搗之。可以成
粉。

鐵砧捶皂莢。則砧裂。抱樸子曰。銅青塗足。入水不腐。

鐵砧捶舍利子。則入於其中而隱。置鷄子於上。以鐵槌之。乃始
復出。

金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為陽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鑄為
陰燧。感陰陽之氣異也。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在山南者為陽。在山北者為陰。木之

面南者。在水則面向上。

海語云。辟珠大者如指頭。次如菩提子。次如黍粟。質理堅重如
貝。辟銅鐵者。銅鐵不能損。辟竹木者。竹木不能損。犯以他物即
損矣。嘗附胎於椰子。栴榔果殼之實之內。通謂之聖鐵。

抱樸子云。木芝者。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
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燃。帶
之辟兵。

抱樸子云。千歲之栢。其下根如生人。刻之有血。以其血塗足。行
水不沒。塗鼻入水。水為之開。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

藕生應月。至閏月益一節。黃楊生應月。至閏月減一節。

蕒莢上半月。日生一葉。下半月。日減一葉。老松化石。

葶薺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

菱花開必背日。芡花開必向日。故菱寒而芡暖。

橄欖欲採其實。剝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落。不獨紛紛青子落

紅鹽也。橄欖木為楫。魚觸之則斃。

暴長之木不祥。戾氣之秘而驟泄也。方生之芽難量。生氣之潤而漸舒也。

酒因米麴相反而成。稻花晝開。麥花夜開。子午相反之義。故酒能醉人。

木匠為人作壽木。視初砍下地之木屑。而占吉凶。俯則男人所

用。仰則陰人所用。下地近。則所應之日時近。下地遠。則所應之

日時遠。其木初上作馬。大頭向內。則為本家人用。大頭向外。則

為外方人用。此皆陰陽之義。驗之於最初者也。

水重水化。衣水而食水。無水則僵。土重土化。衣土而食土。無土

則僵。人形氣之化。衣虛而食氣。無氣則僵。飛鳥純於氣化。故但

見其生。莫見其化而去也。

參同契曰。男生而覆。女偃其軀。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

亦復效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煦按男女或沒於水。其俯仰莫

不有然。皆陰陽之義。故云定制始先。

脉望云。唇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為人身之中。則當在臍腹閒。

蓋自此而上耳目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單竅。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成泰卦。是天地既交之體也。人得陰陽之氣以生。竅則氣之出入者也。故其象見於竅。

肝屬木。當浮而返沈。肺屬金。當沈而返浮。陰上而陽下。陰陽之生氣然也。故天地交曰泰。不交曰否。水火交曰既濟。不交曰未濟。

鬚下生。眉橫生。髮上生。鬚腎屬也。腎爲水。水潤下。故鬚下生。眉肝屬也。肝爲木。木旁敷。故眉橫生。髮心屬也。心爲火。火炎上。故髮上生。

天氣通於目。上動下靜。地氣通於口。下動上靜。

盲人無夢。遺腹之子不夢父。

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中之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

父少母老。產女必羸。母壯父衰。生男必弱。

古有僵屍貳負之臣也。見山海經。一云庚申日死者。其屍僵。今汴城之南。有劉道人者。屍僵而不壞。土人裝金而事之。

美女無肩。故鮮生育。男子下豐者多子。左傳曰。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倩女離魂。真心化石。

抱樸子曰。牛哀成虎。楚姬爲鼃。枝離爲柳。秦女爲石。

紀昌學飛衛之射。視小如巨。視微如著。不易於物。而物爲我轉。造父學泰豆氏之御。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

羿之教人射也。教以懸虱於窻。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此飛衛之術。兩目分光而用之。視以神。不視以目者也。今試豎指於鼻間。相去一二寸。以目視之。如閉左開右。則其指偏左。閉右開左。則其指偏右。夫指一也。而左右易位者。因所視之目異也。若復旋開旋閉。暫且大開。則二指之影。左右皆見。如此則目光可以分用。亦可以細察微芒。胸少亦善彈。頗得此法。注有彈經一篇。

古人有善識鳥音者。非識其音也。識其性情而已。卽樂記審音

知樂之法。所謂其樂心感者。其聲單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也。如第卽音而求之。彼閩廣吳越之語。不離乎人。猶尚不可以驟通。况物類乎。然物之異類。要亦各有喜怒哀樂存焉。由其音之所發。考其情之所徵。母子相呼。必其音依以切。同類相求。必其音婉以曲。有所畏者。必其音驚怪。有所懼者。必其音怯懦。若有所喜。而其音和適矣。若有所怒。而其音燥激矣。獸語亦然。要皆本諸其情而發舒者也。故可識也。

人有化爲虎。爲牛。爲犬豕者。必其心先有虎牛犬豕之欲。凝固而不解。故形隨心變。頭垢足以使金鐵浮水。

人有既死。猶能見形而爲人。或操持器物。使之更易其處。皆其

心之堅定。原有不能釋然者存。故結聚而不散也。天下之大忠大孝。有一生再生。求了心願者矣。天下之大奸大仇。有一生再生。期爲報復者矣。皆其結聚而不散者。有以使之也。

脉望云。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承載以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

植物有草木竹三品。動物有鳥獸魚三品。皆分上中下。亦卦立爻。時有三候。位有三等之義也。

素問云。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內則死。神在內也。

繁露云。醞去烟。鴟羽去味。磁石取鐵。真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蕙生於燕。橘枳死於荆。豚望云。鬼神有性無命。草木有命無性。禽獸性少命多。煦按天地間。至無情之物。皆含天地之至靈。故著可以筮。敗龜之板。亦可以卜。

筆談云。巴豆利人。惟其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惟其肉能解之。坐拏能情人。食其心則醒。棟根皮瀉人。枝皮則吐人。邕州所貢藍葉。卽藍蛇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鳥獸之肉。能補血。其毛角鱗鬣。皆破血。鷹鷂食鳥獸之肉。雖筋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犬之食骨亦化。

草木知春秋。燕雁亦知春秋。猫眼知時。

邵子曰。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煦按水游之物。鱗如波濤之文。

嶺南深山中。有大竹。中有水甚清澈。溪澗中水皆有毒。惟此水無毒。土人陸行多飲之。至深冬。則凝結如玉。乃天竺黃也。遇夜野火燒林。木為灰燼。而竹黃不灰。如火燒獸骨而輕。

松脂入地。千年而為琥珀。

鳩鵲不踰淮。橘過淮北為枳。

脉望云。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蛇於己日不出道。鶯於春時自出谷。

十二生肖。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以為名。鼠五

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指。丑卯己未酉亥俱陰。

故取相屬之耦數以為名。牛四爪。兔兩爪。蛇兩舌。羊四爪。鷄四

爪。豬四爪。

鶴知子午。鵲巢知風。蟻垤知雨。

龜能養氣。鶴能養神。鹿能固精。

蟬自翼鳴。草蟲亦以翼鳴。龍從角聽。以龍耳為聾。謂無耳也。

脉望云。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水蟲不瞑。土

蟲不息。

莊子云。烏鵲濡。魚傳沫。細腰者化。有弟而兄啼。烏鵲以氣交。兩味相舍。氣中有水也。傳沫則吐氣於水。彼此吞嚙。水中有氣也。

細腰。螟蛉之類。有弟而兄啼。婦人再妊。必缺乳也。

廣肩無雄。細腰無雌。龜鼈皆能伏卵。蜂育螟蛉以爲子也。

蚌向月而懷珠。固矣。謂兔望月而孕。口吐而生。兔固自有牝牡也。脉望云蛙亦吐生。

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駭鷄之犀。

山氣多蠅。水氣多蚊。

龜肉寸寸割之。寸寸皆生肉。其陽物如手掌。有五指焉。

虎知衝破。今人畫地。觀其奇耦。謂之虎卜。燕避戊己。蝠忌庚申。

華葵續考。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鴿。

龜之相顧。神交也。鶴之相唳。氣交也。

馬火屬。有肝而無膽。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

馬走逆風。牛走順風。牛順物。乘風而行。故坤知順。馬健物。逆風而行。故乾知健。

周禮內饗。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膺。羊冷毛而羶。羶。犬赤股而躁躁。鳥曠色而沙鳴。狸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虬。

馬飲清而便濁。牛飲濁而便清。陰陽之義也。

牛食草如澆。羊食草如燒。

竹牛角。可以假犀。

馬驢騾陽類。起先前足。臥先後足。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先

後足。臥先前足。治用陰藥。

馬牛駒犢。產在望前。則行在母前。產在望後。則行在母後。

狗有展草之恩。馬有垂韁之德。

狗直戌而艮在寅。火墓戌而生寅也。

戌爲火墓。故狗畏水。飲則以舌舐之。犬鬪以水灌之。則解。

羔羊跪乳。慈烏反哺。

鷄知旦。鶴知秋。

風應時而變。鷄應時而鳴。與風相應。

鷄鳴丑。牛重陽之一時也。

搜神記曰。龍易骨。麋易骼。蛇類解皮。蟹類易殼。又折其蹙足。墮

後更生。

悅生隨抄云。龍頸骨中髓。皆白石。虎目光落地。亦成白石。又有松化石。蛇蟹蠶皆成石。

抱樸子云。狸頭之治鼠漏。啄木之護齠齒。蟹之化漆。麻之壞酒。龍鱗九九八十一。老陽之乘數也。鯉鱗六六三十六。老陰之乘數也。

玉壺清話。陸禋續水經。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化爲蛟。

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能游於蓮葉之上。千歲之鶴。能登於木。色純白而腦盡成丹。

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順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

不知所從。但觀鳥之所向。

食生物者皆長喙。食五穀者皆短喙。善搏鬪者則利嘴。善啼鳴者則頸長。

食木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多智而天。食氣者神明而壽。

陸生之鳥。喙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喙多圓而善噉。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

飛鳥之屬。由氣而生。由氣而化。生有而化無。生生者不已。而未嘗盈也。氣之化也。燕之春來秋去。其明徵矣。

鳥由氣化。本天親上之義也。鷄鵝家鳧。羽而不飛。地類也。故與

地德相感。若當伏卵。後滌除水道。則其生子。穀道不利。本地親下之徵也。

蠅螂為轉丸所成。始初之蠅螂。伊誰之轉也。蓋土中濁陽之氣所蒸而成。故其生也。鳴而不飛。若鳥則清陽之氣所化而成。故其生也。且飛且鳴。

仲春鷹化為鳩。季春田鼠化為鴛。仲秋鳩復化為鷹。季秋雀入大水為蛤。孟冬雉入大水為蜃。

抱樸子曰。雉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蟲假翼。川蛙翾飛。水虜為蛤。荇菜為蛆。田鼠為鴛。腐草為螢。鼈之為虎。蛇之為龍。

淮南子曰。鼈化為鵝。鵝化為鷓。鷓化為布穀。布穀化為鷓。順節

令以變形也。

埤雅云。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鷄以嗔視。鴨以怒睨。雀以猜懼。燕以狂眈。鶯以喜轉。烏以悲啼。鳶以饑唱。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鵝飛則蜮沈。鴟鳴則蚓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變化論。鷺目感而交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

爾雅疏。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鴛鴦以晴交而孕。

崇有論。魚瞰鷄睨。鳥無肺胃。蜃無臟。

牛無上腭。鴻雁無脈。獐無膽。

鷄之毒在心。燕之毒在尾。羊之毒在駁。

鵝伏向月。取其氣助卵也。照按鵝爲地類。月與地同德。故伏卵。

向之。

鶴有大小二種。其胎生卵生亦不同。又有元白二種。

禽經。鶴以聲交而孕。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則孕。又云。鶴一百六十年。雌雄相感而孕。

禽經。露翦則露。露禽鶴也。鶴馴養於家庭。飲露則飛去。

鵲巢避太歲。識歲多風。則去高木。巢旁枝。

元中記。千歲之燕。戶北嚮。抱樸子曰。其色多白。

禽經。鵲以相感而孕。鵲乾鵲。上下飛鳴則孕。

白鷓相眠而孕。雌雄相視也。六鷓退飛。風也。

鵝鵲睛交而孕。狀類鳧而足高。相視而睛不眩轉。乃孕而生雛。

子規。一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鳴必北嚮。啼苦則倒懸於樹。

鷓鴣。飛必南翥。一名懷南。畏霜露。夜棲。以葉覆其背。

鳩鳥。雄呼晴。雌呼雨。

題鳩。鳴而草衰。

澤雉。啼而麥齊。

風翔則風。風禽。鳶類也。

雨舞則雨。字統曰。商羊一名雨。一足鳥也。

霜飛則霜。鷗鷖鳥名。羽可為裘。鷗鷖飛則霜墮。

靈鵲兆喜。

怪鵲塞耳。鵲鵲也。聞之多禍。一曰鵲鵲夜視明。晝視暗。蝙蝠亦夜視明。晝視暗。夜察蚊蚋。晝伏而不出。暗也。其糞為夜明砂。蚊蚋之目也。

鸚鵡摩背而瘡。

鴿鵲剔舌而語。

鷓鴣雄鵲牝庫。鷓鴣鷓。二鳥皆雄。足高。雌足庫。

鳩鷓雌前雄後。鷓大如鴿。生關西。為鳥愍急。二鳥皆雄。隨雌。

鷓將生。子呼母應。鷓鳥卵也。

雛既生。母呼子應。

鳩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

梟在巢。母哺之。羽翼既成。啄母目而翔去。

舒雁飛成行列。雌前呼。雄後應。夜棲澤中。必有一雁不瞑。以警眾也。

鶴水鳥。伏卵時。數入水。冷則不暇。取礮石周卵。以助暖氣。林鳥朝嘲。水鳥夜泣。

燕之哺雛。自右而左。周而復始。雖雄雌迭更。而窀無差誤。

鳥翼左掩右為雄。右掩左為雌。又燒毛納水中。沈者雄。浮者雌。又云拔毛置水中。沈為雄。浮為雌。

鶉之鬪。竦其翼。鳥之鬪。竦其尾。

雀糞名白丁香。左旋為雄。右旋為雌。

鼯鼠飛而生子。

梟避星名。周禮。菑族氏。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

海語云。象膽依四季在四足。春在前左。夏在前右。秋在後左。冬在後右。

走獸皆屬陰。故夜動而晝伏。然獨猿猴不分晝夜者。緣食果實。而居林棲樹。兼乎陽也。牛馬豬羊。亦不分晝夜者。家畜故也。野者則否。蓋氣盛為動。氣衰為伏。動則健。伏則怠。

象畏孤豚。聞其聲則怖。

海馬骨。水火不能毀。惟沃以糟腐卽爛。

海驢皮。製爲臥裯。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藉。魂乃數驚。虎蒼云。元和初有役者。將化爲虎。羣衆呼以水沃之。乃不得也。或問若溪子。是何謂也。曰。陽極而陰。晦極而明。爲雷爲電。爲雪爲霜。形之老之。死之。八竅者卵。九竅者胎。推遷之變化也。燕雀爲蛤。野鷄爲蜃。蝦蟇爲鶉。蠶蛹爲蛾。蚯蚓爲白合。腐草爲螢。火鳥足之根爲鱗。六竹生青蜓。田鼠爲鴛。毛踰爲猿。陶蒸之變化也。仁而爲暴。聖而爲狂。雌鷄爲雄。男子爲女。人爲蛇爲虎。耗亂之變化也。

虎將至則鵲噪。

虎交而月暈。

虎食值耳而止。以觸其諱也。淮楚之間。謂虎爲李耳。

虎食。上半月食上半截。下半月食下半截。

虎食狗則醉。故不能盡。山人呼犬爲虎酒。

鹿臥以鼻抵谷道。故鹿最壽。

龍惟能潛。然後能有躍有飛。此伏命歸根。陰陽相伏之理也。螟蛉水蟲。蠶蛾之類。皆形固於外。神專於內。乃能脫然化去。絕非故形。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存身。道人有羽化之說。胥是道也。皮狐之與狐狸。尚有靈於人者。非善藏其用。曷由得此。

守宮。龍子也。古者天子巡狩。則嫡子守其國。宮中之事。皆其所

知。蜥蜴乃龍生九子之一。故以嫡子之事名之。今謂搗以硃砂塗婦人體。與人交則落。此甚非也。

龍生九子。龍卵方。

魚乃陰物。而得陽氣多。故腹內生脬。是以能浮躍。魚目晝夜不瞑。因知其為陰物。而得陽多者也。

海語云。海鯊化虎。其紋直而疏且長。

海鯉羣至而化鳥。若譟而驚之。則化者十五。

南陽丹水有丹魚。浮於水側。赤光上照。割其血塗足下。可步水上。

博物志云。海南有魚如鼉。截其頭乾之。搯去齒而更復生。動物

之命在首。乃世有刑天之民。飛頭之民。何也。

廣州鱷魚。能陸追牛馬殺之。水中覆舟殺人。值網則不敢觸。其一孕生卵數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蛇有龜。有鱉有魚。有鼉有蛟者。凡數十類。及其被人捕取宰殺之。其靈能為雷電風雨。海濱又有含沙射影之蜮。

蛟能橫飛而不能上騰。

鬻血碧。其形如藥葫蘆。蝦蛤無血。蛤屬唯蚌有血。

蝦夜浮於水。則見火光。海中之火。有夜見者。或巨蝦也。

鯨鯢出穴。則水溢為潮。鯨出入有節。故潮有期。

海龜大者。方徑丈餘。遇人捕之。則垂淚噓氣而乞憐。

龜之板。仰而視之。其中有直文。曰千里路。平分左右。則陰陽之義也。橫列五文。五行之象也。五文而左右分之。則十干之象也。五文之左右。各有廣平者六處。左右合之。則十二支之象也。一物而陰陽五行干支之數俱備。故可以卜也。

蟹能化漆為水。

蟹視而卵生。

蝦蟆置地上。東行者為雄。

感應經曰。積穀生蟲。腐草為螢。今山谷中朽木及樹根。往往夜光如火。蓋陽氣之凝注然也。而螢火特含生氣。

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

朽稻為蚤。朽麥為蚨蝶。

凡生物必有食。而蟬則飲露。

海語云。海蜘蛛結網於深山大谷。虎豹麋鹿觸之。皆不可脫。

江南文廟無蜘蛛。

蕭縣不開北門。開則蝎子毒人。不可解。

江南無蝎。江北鮮蜈蚣。蝎喜燥。蜈蚣不畏濕也。

蛾嶠雪蛆。大治內熱。

腐談云。蝨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行必北首。

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犬不見雪。龍不見雨。人不見塵。煦按蝙蝠當不見日月。

陰陽之生物。精氣神三者之運化也。神凝精而聚氣。則至靈之動物也。非人莫克當此。疑精聚氣以生神。神役於精氣。無由自奮。則至蠢之動物。飛走鱗介蟲畜是也。至疑精以聚氣。而神不存焉。則植物而已。蓋神氣渾合。而至精不測。非神聖莫克與此。或問太古未有人時。人何由生。予曰。此易辨也。地中陰氣。一當暑月。陽氣鬱蒸。變化出蚊蚋蠓蠓。皆從前未有者也。腐草為螢。非有種也。新掘之池。不久而生魚蝦水蛭。皆感於陽陰之氣耳。蜉蝣蠓飛風。春飛雨。鸛鵲仰鳴則晴。俯鳴則雨。鵝無壬。兔無脾。壬。陽水也。

天將雨。螻蟻徙。蚯蚓出。琴瑟緩。痼疾發。

狸頭愈鼠。鷄頭已痿。蚩散積血。斲木愈齟。淮南子

一指之小。可以障山。夫山非小也。遠也。指非大也。近也。月食之時。謂地輪大於月。當亦如是。

禮合文嘉。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

神農修德作耒耜。地應之以醴泉。神農就田作耨。天應之以嘉禾。

世本曰。庖羲作瑟。勾芒作網羅。庖羲臣也。女媧作笙簧。隨作竽。女媧臣也。神農作瑟。炎帝伯陵作鐘。無勾作磬。黃

帝作旃作冕。揮於作弓。夷牟作矢。雍父作春。倉頡作字。俱黃帝臣也。堯作圍棋。繇服牛。相士乘馬。臘作駕。俱堯臣也。禹作宮室。倕作鈔。

古史考曰。伏羲作網。神農作市。作耒耜。黃帝作弩。作金甌。舜作瓦棺。塋土。夏少康作箕帚。昆吾作瓦。

山海經曰。少昊生股。是始為弓矢。帝俊八子作歌舞。稷之孫叔均作牛耕。鑿齒作楯。

呂覽曰。陰康氏作舞。帝嚳令扞卜作鼓鞀。倕作鼓及鞀。伶倫作權量。胡曹作衣裳。蚩尤作戈戟。

中華古今註曰。軒轅臣胡曹作衣。伯余作裳。荀始為冠。

于則作屣履。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車區占星氣。

伶倫作律呂。隸首作算。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

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杵臼。乘

稚作駕。寒哀作御。玉冰作服牛。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物原曰。有巢始衣皮。軒轅妃嫫祖始育蠶。伏羲作裘。燧

人始束髮為髻。伏羲始作皮冠。軒轅加以冕。周公作緹。

軒轅始作帶。顓頊制條。堯為玉珮。湯作笏及鞶囊。

此可以得正名百物之大概矣。以上皆見禮含文嘉。

詩推度災。按淮南子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宴。陰諧知雨。

又續博物志。鷓鴣能救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鳩能巫步禁蛇。故啖蝮。啄木遇蠹。以嘴畫字成符。而蠹自出。鵲有隱巢。鷺鳥不能見。燕啣泥避戊己日。則巢不傾。鶴有長水石。故能於巢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御艾其中。此鳥之智也。

孝經援神契。石潤苞玉。丹精生金。椒薑禦温。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

雷公炮炙論序云。若夫世人使藥。豈知自有君臣。既辨君臣。寧分相制。祇如杵毛。霜溺。立銷班腫之毒。象膽揮黏。乃知藥有情異。鮭魚插樹。立便乾枯。用枸塗之。即當榮盛。無名止楚。截脂而

似去甲毛。聖石開盲明目。而如雲離日。當歸止血。破血。頭尾效各不同。麩子熟生。足睡不眠。立據弊筭。淡鹵。如酒露交。鐵遇神破。如泥似粉。石經鶴糞。化作塵飛。杵見橘花。似髓斷絃。折劍。遇鸞血。而如初。海竭江枯。投倣波而立泛。令鈎拒火。須伏修天。如要形堅。豈忘紫背。留砒住鼎。全賴宗心。雌得芹花。立使成庚。礪遇赤鬚。水留金鼎。水中生火。非獮髓而莫能。長齒生牙。賴雄鼠之骨末。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雖。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杵。棍繫茗根。囊皺旋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顛鷄。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服熟雄。遍體癩風。冷調生側。腸虛泄瀉。須假草苓。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合仗硝礪。益

食加觴。須煎蘆樸。強筋健骨。酒是從鱣。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口瘡舌拆。立愈黃蘇腦。痛欲亡。鼻投硝末。心痛欲死。速覓延胡。如斯百種。是藥之功。

象鼻必卷。鳥喙必鉤。虱水伏。故去脉。蝟多刺。故不起。超踰楊柳。蟬無力。故不食。蝙蝠伏匿。故夜食。蠶無食。故不勞。無螫。故無心。蟹二螯。兩端傍行。猶螯共也。小蟲而欲兩端自衛。使備行也。

按子列子。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鵠之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踰之為猿也。魚卵之為蟲。直爰之獸。自孕而生。白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日鷓。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

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鷄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荀。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出於機。皆入於機。龍魚河圖。婦人無以夫衣。合集浣之。使不利。無以賣馬錢娶婦。以賣馬錢娶婦。令多惡病。夫妻離別。白馬元頭。食之殺人。下病食馬肉。亦殺人。羊有一角。食之殺人。元鷄白頭。食之病人。鷄有四距。殺人。六指。亦殺人。有五色。亦殺人。大狗魚鳥不熟。食之生痕。瓜有兩鼻者。殺人。

按太清外術。生人髮挂菓樹。鳥不敢食其實。瓜兩鼻兩蒂。食之殺人。簷下滴萊有毒。董黃花。及赤芥。殺人。婦人有脈。

食乾薑。令胎內消。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三月不可食
陳菹。沙衣結。治蠖蝮瘡。井口邊草。主小兒夜啼。着母臥薦
下。勿令知之。氏苔療天行。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霍亂。
自縊死繩。主顛狂。孝子衿灰傅面。東家門。鷄棲木作灰
治失音。砧垢能蝕人履底。古櫬板作琴底。合陰陽通神。
魚有睫。及目合。腹中有連珠。二目不同。連鱗白鬚。腹下丹字。並
殺人。鰲目白。腹下五字十字。不可食。蟹腹下有毛。殺人。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獸岐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竅。悉害
人。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犬懸蹄。肉有毒。白馬鞍
下肉。傷人五臟。鳥自死。目不閉。鴨目白。鳥四距。卵有八字。並

殺人。凡飛鳥投人家井中。必有物。當拔而放之。水脉不可
斷。井中沸不可飲。酒醬無影者不可飲。蝮與青蛙。蛇中最毒。
蛇怒時。毒在頭尾。凡冢井閤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鷄毛投
之。毛直下無毒。廻旋而下。不可犯。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頗梨。千歲冰所化也。琉璃瑪瑙。先以自然灰煮之。令軟。可
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瑪瑙。鬼血所化也。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五

男季堂重校

孫錕正字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六

禮部左侍郎胡煦著

篝燈約旨十

體仁

聖人之學。性體也。道用也。具於一心之中。含太和之天。達子諒之用。則仁也。故莫精微如性。莫廣大如道。莫切近該括如仁。故論語詳於言仁。子思之發。皆中節。孟子之性善。皆仁也。仁也者。太和之充也。朱子曰。心之德。愛之理是也。然此二語。止如曾子之忠恕。而仍未竟其量也。禮運不云乎。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聖人之經綸參贊。充塞於天地之間。天人合一而不分者。無

踰此太和。太和者，天地之生氣也。

前此未有以仁教者也。仁之教始於孔子。是義理之最精。日用之最切。明體達用之妙。盡在於此。其理則合天人。統聖凡。兼精粗。該動靜。而無所不貫。故淺言之而仁在。深言之而仁在。觀孔子之教門人。皆因其淺深而語之。概可知矣。其在天也。則爲一元之生氣。賦之於物。則爲保合之太和。具之於性。則爲長人之善。發之於情。則爲慈祥。爲不忍。達之於事物。充之於天壤。則爲成周之太和。傳之於聖門。則爲一貫之道。其理最精。其義最密。大哉仁乎。孰窮其原。孰致其功。孰擴其用乎。

乾以一元統天而資萬物之始。人以仁心立本而達天下之道也。合天人。貫內外。均此生氣耳。故論語全部。惟仁字最精而極深也。

生氣者。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由以生。聖人所恃以參贊位育者也。其蘊之於人。則爲人心。孟子曰。仁。人心也。指此生氣言也。性卽仁也。性字心旁。加生。謂心之所由以生也。又心中之生氣也。得天地之生氣而有其心。以吾心之生氣而發諸用。參贊位育。皆由此起。故孟子以爲人心。邵子曰。人從心上起。經綸此之義也。生氣在天爲元。其亨而爲利爲貞。皆此氣之分合聚散。升降闔闢而已。無餘亦無欠。無益亦無損。其生長則此氣之舒。其收藏則此氣之斂也。其在人也。得天地之生氣以有其性。未發

周易圖說卷一
則含之於中。活潑潑地。是生氣之蘊也。所以謂爲保合太和。發而爲和。則充塞天地。而遏之不可。枉之不可。皆此生氣之達也。孔子以爲仁。又以爲人之生也。直子思以爲天命之謂性。又以爲發而中節。孟子以爲浩然之氣。又以爲性善。皆是物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此生氣也。合而言之。謂之道。是探本窮原。內外一如。顯微無間。天人合一之妙也。此卽孟子之一貫。後儒千百言而不能了者。求如孟子之精鑿能乎。聖人之學。淺而言之。是爲忠恕。精而求之。是爲仁。主之於中。是爲誠。達諸天下。是爲道。至合天人而一之。窮其本原。究其作用。總不越此生氣而已。

仁人心也。若說心中具有此仁。則將仁與心分作兩事。孔子文
言固曰。君子體仁。體仁者仁爲之主也。所由謂仁爲長善。然非
深明性善之旨。未易解此。
世之以刻薄居心。以苛刻成行者。多不利於其後。是自戕其生
氣者也。

夫子之教在仁。夫子之道在忠恕。合天人體用而一之。止一生
氣而已。刻薄成行者。內殘其仁。外殘其物。生氣先自滅絕。則後
此之生機斬矣。凡人之刻薄居心者。非急於趨名以攬權要。則
急於趨利以圖厚實。苟無名利之心。則物與我相與於太和之
域。奚所取而爲是。

諸儒着工夫。節節次次。都向仁字留神。如不打自己心上體貼一遍。便不知仁字着落。

孟子言集義言擴充。皆是教人有行。天下儘有天資純粹。生平并無惡行可指。而卒不得以纖毫之善命之者。未之有行也。故聘義曰。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而周子亦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陽明曰。仁者造化生生不息之理。又曰。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然後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裏面有根在。此卽子生氣之說。論語一書專說一箇仁字。便是聖人獨闢見解。陽明體

會若此。而後人猶薄之。皆恣其口說。不曾打自己心上體會。一過者也。

恕非仁也。謂恕爲仁。謂人已之交通而無閒耳。要其中有勃勃欲發。不能自禁者存。非其具有生氣。曷由能爾。特其量所及有限。不似仁字包含遍覆。故但稱恕而不稱仁。

私也邪也。非性之有也。始於聞見。成於意。必固我。故以爲私。不由率性而出。俾岐途異路者。得而干之。故以爲邪。昧所性之真。失本天之故。故以爲妄。凡皆外面之攙和。由耳目聞見而入。因心思意想而成。非保合之太和也。故孟子謂性爲善。而孔子之教顏子。則曰勿視勿聽。子思亦曰戒懼慎獨也。

忠恕止人已之推行。性真之流通耳。然而裁成輔相。絕大經濟。悉可由此而推。是勉強之仁也。故曾子以喻夫子之道。

易曰保合太和。是天心之既發者也。子思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卽賦性之始。太和之所保合。因以發出者也。和氣在天爲生氣。造化舍是則無以育物。和氣在人爲仁心。聖人舍是則無以爲道。

生氣在人如海水然。任人之取携。隨地隨時而用之。而卒不欠缺。故以爲生氣。

生氣之發。可以推而及人。可以推而及物。可使充塞天地而參贊位育。釀爲太和。故以爲生氣也。生氣者勃勃欲發。日易月新。

而不可阻遏者也。使其中稍有滯礙。稍有停息。則其氣塞。而不可謂之生。

乾元裕此生氣。故不禁於資。且不窮於資。人心具此生氣。故不禁於發。且不窮於發。植物之芽而蘖。榦而枝。花而實。實而復芽。蘖也。此生氣也。動物之以形育形。以靈育靈。而前後相因。流行而不窮者。此生氣也。在天爲元。在人物則爲太和。涵之於性中。則爲仁。

惟人心具此生氣。故發之遂爲成周之太和。惟萬物悉具此生氣。故位育皆太和之充溢。

人心無生氣。則發且不能。而況於中節。天地無生氣。則太和無

具。而況於化育不窮。

仁之一字。惟謝上蔡桃仁杏仁之喻最精。爲他說得體用動靜兩邊俱到。蓋人心之所涵。原是天地發生之氣。故亦各具發生之靈。不然。何由能發生出許多道理。許多作用來。譬諸桃杏之核入土。有仁者便會發生。且從此生生不已。若無仁者便與土同歸矣。

發而皆中節。發之爲言。謂內之有也。必內中含蓄。先有種子。然後能發。譬諸柴炭。先無火種。蘊蓄於中。終爲寒寂者耳。何能有發揚之力。

謂性中亦含生氣者。以其本乾元之一亨而來。因有保合之太和。寓之於心。而隨時隨地。觸物而動。莫非生機。若使無此生氣。便塊然而不靈矣。何由能發。故知發而不窮者。皆生氣之自舒者也。

凡有水之物。盛夏曝之日中。俄頃而乾矣。桃杏之仁。中亦含水。盛夏曝之。而水氣常存者。中含生氣故也。

善與不善相值也。若冰炭之不相入。善與善相集也。正如水乳之交融。故言令人喜者。和氣之所發。吉祥人也。言令人愠者。戾氣之所發。不祥人也。將興之家。入其門。安易平靜。和氣之徵也。將亡之家。入其門。躁暴爭鬪。戾氣之徵也。人之於身也亦然。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材。族將大。幾之先見者也。

涇水無濁。河水無清。芝蘭之室無臭。鮑魏之室無馨。果有美玉。不待銜而自珍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細流穿石。積壘成山。人何憚而不集。

凡聞人之善行。及哀矜和悅之語。則輒然喜。在中之和。與之相觸也。聞人之惡行。及暴戾殘刻之語。則怫然怒。在中之和。與之相忤也。故性善也。

善與不善。合天人而論之。無過一箇生氣。一箇戾氣而已。如乾之元。便是生氣。天下萬事萬物。無不資之以始。逮於各正性命。而保合之。則遂爲太和之氣。若使人襲外來之邪妄。干犯天和。化爲戾氣。則天札殄厲。無所不有。此世之所以有淫亂也。人之

仁心內涵。德行完固。未有不善氣。迎人者也。孔子言仁。明此生氣也。孟子集義。集此生氣也。性此生氣。善亦此生氣也。子思之達道。生氣之周流發越也。孟子浩然充塞天地。生氣自還其本也。中庸原性於天。便是推生氣之所由始。合位育於達道。便是究生氣之所充。故子思中庸全是說性。知仁勇性中之德也。費隱性中之全體大用也。誠明則性中所具虛靈不昧之真。三重以下。皆性中之事業。位育之實功也。無非發明首章一箇性字。約其大旨。無非生氣之蘊含。與生氣之發舒而已。特生氣之蘊含。原不可見。故但以爲中。中也者。指其位而證之也。到得已發而適見爲和。故又有和氣之說。太和者和氣之聚也。和氣者生

周易圖書別集 卷十一
氣之發也。逮於中和既致。而位育成能。豈非以天地之生氣輔相天地之生氣。裁成天地之生氣乎。藏之於無朕。取之而不竭。非其生生不息。曷由能然。發之而彌綸。極之而充周。非生氣之發越。曷由能然。若使邪僻妄干於外。則爲戾氣。戾則非性也。是感於聞見。既伏而不知掃除。留其根蒂。漸生漸長。漸久而漸逼。其真者也。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請問其目。則首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皆把持門戶。遏絕道路。使外誘之不入。以涵養此生氣耳。子思曰率性之謂道。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又曰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感物而始爲欲。非性之有矣。三

月兩月之嬰。烏能指稱其惡而證之。天下豈有生而不善者哉。卽此戾氣緣感而伏。初亦甚微。不過歆於可欲。一念苟且。以爲不大傷害而已。殆其既久。有稍甚於此者。亦以爲不大傷害矣。又其既久。卽大有甚於此者。亦以爲不大傷害矣。逮於積之又積。習而安焉。而計較之心。遂已渺乎烏有。及至戾氣充塞胸中。將本來自具之生氣。何地可以自容。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積之可畏也如此。又曰辨之不早辨。是因履霜。堅冰之辭。而知其積之甚易。故末結之曰。蓋言順也。此順字不作慎字解。猶云積之甚易。不可不辨之於早。而防其積累於後云耳。春秋謹始慎微。正與周易同旨。所以夫

子教顏淵爲仁。直以勿視勿聽者言之。防其易入者於外。養其至微者於中。檢其易蕩者於初。慎其易積者於後也。生生之理。旣培。則生生之機自達。故後此參贊位育。絕大作用。胥由此生。而莫之能禦。所由謂爲生氣也。夫人之生也。本無不善之性。今試向自身打點。爲生氣乎。爲戾氣乎。如其戾也。則種子旣差。逮於發生。安所得和氣哉。鷄無伏鸞鳳之能。兔無乳騏驎之理。根本差別。遂至差別到底。今欲從而轉易之。將欲生龍。必先以龍爲種。將欲生鳳。必先以鳳爲種。非於念頭方動未動時。戒慎恐懼。極力掃除。如顏子之四勿。留心培養。如孟子之集義。未見爲當也。此如種嘉穀者。當稊稗初萌時。便遂和根拔去。而所存之

嘉穀。猶復時時灌溉相似。只待無極太極中。盡情變易過了。使不知不覺。自然發出來。無非生氣。恁時方是換了種子。此浩然之氣。所以常伸。而率性之真。所由達而爲道。而位育參贊之。不難也。夫天地之所以不息。唯此生氣相循於無盡耳。人之生氣。秉受於天。則立人道以立天地之道。安得不參爲三才。位爲三極哉。顧人之永年。有期頤耄耋而不衰者。非生氣之旣厚。而栽培之力多。奚由臻此。向有索求嗣方者。予嘗以生氣之說語之。果能內培生氣之根。外暢生機之化。天地鬼神可格。範圍曲成。不難。而况在一身一家之事乎。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六

男季堂重校
孫銚正字

